DOI:10.16814/j.cnki.1008-7214.1998.02.008

楚地田歌"下里巴人"源流考

饶学刚

内容提要：本文是对湖北(楚)一带田歌"下里巴人"渊源的考察，指出"下里巴人"等歌，原系"田家生活歌"，"巴人歌"以楚地"扬歌"，并广征文献，分析了"巴人歌"与"楚文化""巴文化"的关系，"巴人歌"与楚地民间信仰、歌舞、祭祀等风俗的血脉联系。

关键词：巴文化，楚文化，田歌

楚襄王问宋玉曰："先王有遗行邪？何士民众庶不誉之？甚也？宋玉对曰："唯，然，有之。愿大王宽其罪，使得毕其辞：客有歌于郢中者，其始曰《下里巴人》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；其为《阳阿薤露》，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；其为《阳春白雪》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而已。引商刻羽，杂以流徵，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，是其曲弥高者，其和弥寡。"①

"巴人"歌与巴文化、周文化、楚文化

出于论述起见，笔者权将上述"宋玉答楚王问""客有歌于郢中"的四种曲调概括称之为"巴人"歌。为了集中探讨"下里巴人"(兼及"阳阿薤露")系楚地田歌这一论题，只好将"阳春白雪"和"引商刻羽，杂以流徵"暂置一旁不谈。

一、"巴人"歌源于巴文化与周文化。

提到"巴人"歌，必然与巴人、巴族、巴国、巴文化联系起来。西晋常道将编篡的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载："禹会诸侯于会稽，执玉帛者万国，巴蜀与焉。"意思是巴国参与过夏禹的会稽诸侯之会。迄今无有更多的材料证实，一般学者不采纳巴国之夏起源说。

"周武王伐纣，实得巴、蜀之师，著于《尚书》。""武王既克殷，以其宗姬封于巴，爵之以子"(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)，称"巴子国"。巴族中最主要的一支是清江～汉水～长江区域的所谓廪君蛮。廪君何人？战国时成书的《世本》载："廪君名务相，姓巴氏，与樊氏、瞫氏、相氏、郑氏，凡五姓争神。以土为船，雕文画之而浮水中，其船浮者，神以为君。他姓船不能浮，独廪君船浮，因立为君"。②

清江流域这支以渔猎为主、采集和农耕为辅的土著居民，"天性劲勇，俗喜歌舞"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巴文化。从湖北长阳首次发现的巴早期文化遗址来看，远古的旧石器时代，就有着与中原地区的"仰韶文化"、"龙山文化"和江汉地区的"屈家岭文化"密切联系而并存的"香炉石文化"，即巴族文化。由于受山区和狭谷封闭的限制，巴人的纯真气质和古朴作风更接近于周文化精神。巴文化是周文化在南方的一个分支，是周文化与鄂西清江流域等地原始氏族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，保留着氏族社会文化所特有的某些优点。如，巴人以一种原始思维方式，即超越自然的神话想象，驾驶宗教的神秘舫船，形成了一种非常活泼的、喜笑兼容的、悲壮结合的浪漫主义的巴文化风格。昔日的"巴人"歌，今日巴族后裔土家族的"哭

① 刘向《新序·杂事篇》，
② 《太平御览》卷三七三一，

嫁歌”、“跳丧鼓”(撒尔嗬),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。

二、“巴人”歌也是楚巴文化相结合的产物。

楚国始祖鬻熊,芈姓。殷商时期,楚人迁至鄂豫交界的淅川与丹阳、睢山与荆山之间,史称“荆楚”、“荆蛮”。商王武丁“奋发荆楚”,楚人奠长第三代孙熊绎被成王封于楚蛮之地,立都丹阳(今湖北秭归)。土著巴人被迫迁徙。以廪君为首领的、以白虚为图腾(又称“白虎夷”或“虎蛮”)的一支巴人,和越、濮、淇、苗、僚等群蛮诸族,与楚有有着频繁的交往。春秋时代,巴与楚还有王室血缘关系。楚平王的父亲共王曾娶巴女为妾,“阴与丹姬埋璧于室内”,所以《左传》称楚平王之母为“巴姬”。① “昔日楚地西包巴、蜀”(《淮南子·兵略篇》)。为此,巴楚在风俗习惯、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上,尤其巫文化上有着许多的共同点。战国时期,楚势力强盛,疆土扩展到大半个中国。在北边,吞灭了汉水中游之巴,建立了汉中郡;在南边,吞灭了廪君蛮之巴,建立了巫郡,即今鄂西三峡一带。其余的巴人,一支迁至鄂东,称“江夏蛮”、“五水蛮”,黄冈的上巴河,浠水的下巴河,新洲的巴铺,鄂城的樊口等巴人、樊人姓氏地名至今还被人呼喊着。另一支迁往湖南西部,称“武陵蛮”、“五溪蛮”,岳阳曾经就称为“巴陵”。留在四川境内的部分巴人则成为“板楯蛮”了。上述材料表明,在郢地所呈现的荆楚文化,不得不烙上巴文化的印记。

虽然巴文化源于周文化,但巴楚文化同在巫文化强大影响下发展着。尽管巴国被楚国吞灭,但巴文化在楚文化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。巴文化的特点可概括为三:一是“下里巴人”类的田歌,二是“巴渝”样的武舞,三是吊脚楼式的干栏。单说田歌,它高吭悠扬。在战国时期,“下里巴人”类的田歌已在楚国田野中、都市中普遍流行起来,常常一人唱,千人和,风磨郢中,可见楚人对巴人的田歌异常喜爱,广为传唱,直至现在。可谓其曲弥低者,其和弥众矣。楚地湖北诸多民歌乡谣中,长阳土家族的山歌小调占有着突出的地位。从此窥见“宋玉答楚王问”中的“下里巴人”,既可以说是“巴人”歌,也可以说是楚地歌。正因“巴人”歌广泛流行于巴人居住地、后来楚之管辖地,故元代诗人陈基的《竹枝歌》道破根柢:“竹枝已听巴人调,桂树仍闻楚客歌。”很显然,“楚客”指的是“巴人”,即“客有歌于郢中”的“客”。

由上可见,“巴人”歌是巴文化与周文化、楚文化自然融汇的产物。

“下里”、“阳阿”系田家生活歌

一、历史文献资料证实:“下里”歌,田歌也。

“下里,俗之谣歌也。”(陆机《文赋》中的李善注语)《太平御览》卷五七二引《襄阳耆旧传》,“把下里”写作“下俚”,“乡歌俚调”也。“巴人下里”即“巴人之下里”,巴人的“乡歌俚调”也。南朝梁简的文章《与湘东王书》说得更明白:“故玉徽金铣,反为拙目所嗤;巴人下里,更合郢中之听。”后来,唐代诗人王之涣竟直呼“巴人之下里”:“此辈皆潦倒乐官,所唱皆《巴人下里》之词耳,岂《阳春白雪》之曲俗物敢近哉?”

当代学者徐仲舒认为:“下里巴人”为古代楚人在农田劳作时唱的歌,鄂中称为“秧田歌”,鄂东称为“畈腔”,川鄂西则为“薅草锣鼓”。徐还作了考证:里,从田从土。古代垒土以封疆,表示各个领主的边界所在。土堆内是田亩,土堆外是公路。土堆的间距,逐渐演化为路程的计量单位,即里。里同俚,又是巴蛮的别号。巴人在楚为数最多,史有巴楚之说。“下里”泛指乡下和田野,巴人在田间唱的自然是田歌。②

① 《史记·楚世家》,中华书局1972年版。

② 《论巴蜀文化》第93页,转引自《湖北民族学院学报》1990年第二版。

二、“下里”歌反映田家生活内容极其广泛，富有特色。

众所周知，巴人“好音乐，少愁苦”，歌舞很发达，“下里”歌，当是巴族人的集体创作。凡狩猎、畜牧、捕鱼、耕耘、祭祀、赛神、羁旅、婚嫁、风物、民俗、时令等方面的田家生活内容，都一一进入了“下里”歌里，深受楚人的喜爱，以至楚客巴人“有歌于郢中者，其始曰下里巴人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”。这种一人领唱，众人齐和的田家生活歌，抑扬顿挫，富有强烈的节奏感，唱了几千年。而今，从巴山楚水一直流传到海外。

这里，着重提提“下里”中的祭祀性的“踏歌”，俚谣性的“竹枝歌”和战舞性的“巴渝舞”。

踏歌　楚人与巴人皆信巫重鬼，好祀词。这已成为巴楚地一种群众性的文化活动。念叨祀词时，必伴歌舞。田歌与礼词相生相伴，互补依存。巴人“死亡群聚歌舞，舞则联手踏地为节，名曰踏歌。”（宋代《溪蛮丛笑》）“五溪蛮父母死，打鼓踏歌，亲属饮宴舞戏，一月余日。”（唐·张鷟《朝野佥载》）巴人的讴歌是相引牵手而跳歌。“俗传正月初夜，鸣鼓连腰，以鼓为踏蹄之戏。”（《夔州图经》）“巴人尚武，击鼓踏歌以兴哀。”（《巴东县志》）“巴人好踏蹄，歌白虎，伐鼓，以祭祀，叫啸以兴哀。”（《归州府志》）“父母初丧，鼙鼓以道哀，其歌必狂，其众必跳，此乃盘弧白虎之勇也。”《（夔州图经》）“白虎事通，蛮蜑人与巴人事鬼，纷纷相浸以成俗，伐鼓以祭祀，叫啸以兴哀。”（《湖北通志·秭归风俗》）

上述这些可贵的文献资料，连缀成一幅幅巴人为吊丧、尚武和图腾祭而踏歌的画图，多么生动形象！今日鄂西土家族的“踏丧鼓”与之相联系，真是一脉相承。足见传统文化之生命是多么的顽强而又永恒啊！

竹枝歌　竹枝歌是楚地巴人的山歌，早已流行于鄂西一带。南北朝时期的散文家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，就将“竹枝词”载入“巴东三峡山歌”之列。“下里”歌是“竹枝歌”的前身，难怪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在《中国文学概论讲话》中这样说：“‘竹枝’是巴歌，‘采莲子’是吴歌，都属俚谣。”宋代文学家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就考定过：唐人闻“竹枝”以巴渝为多，宋人闻“竹枝”以楚语歌为多，楚“竹枝”是“舟行千里不至楚，忽闻‘竹枝’皆楚语（《竹枝歌忠州作》）。可知辽阔的楚地是广泛流传着“竹枝歌”的。“竹枝歌”，本楚声，还将在文后专门论述。

巴渝舞　元代学者陈基在《夷白斋稿》外集《草堂》中指出：“竹枝已听‘巴人调’，桂树仍闻楚客歌。”是的，楚客巴人为能歌善舞的民族。巴渝舞作为踏歌的姊妹篇，周初就开始传入中原，被采用为军队乐舞。到了汉代，“高祖为汉王，发夷人还伐三秦。秦地既定，乃遣还巴中，……俗喜歌舞，高祖观之，曰：‘此武王伐纣之歌也。’乃命乐人习之，所谓‘巴渝舞’也。”[①] 自汉至唐，它为庙堂舞中武舞之一。魏更名为“昭武舞”，晋更名为“宣武舞”，梁恢复原称“巴渝舞”。隋文帝曾以非正典罢之。唐代清商乐中尚有“巴渝舞”之名。武后时，旧曲存者，如《白雪》、《公莫》、《巴渝》、《白苧》、《子夜》、《团扇》等六十三曲。宋代尚有《巴渝歌》、《白头吟》、《折杨柳》《谈容娘》等曲存世，“以比《国风》之流”（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）。自此以后，无有记载。

三、“宋玉答楚王问”中的“巴人”歌“阳阿薤露”，就是楚地的“扬歌”。

“阳”“扬”，古籍中互通。“扬歌”，田家生活歌也。《尔雅·释诂》中的郭注，说“阳，今巴、濮之人，自呼阿阳。”就是“说阳”为巴人自称。当代学者马叙伦引刘师培的话说：“阿当作诃”，“诃，通歌。余义《钟文》：‘饮食诃舞，见容庚《金文编》’。”无疑，“诃与歌通”，可见“阳阿”即“扬歌”，既是巴人下里歌，也是楚地薅草歌，即《环宇记案》中所谓的“郢中田歌也”。

---

① 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刘正维教授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："郢为春秋时楚国都城，今湖北江陵、钟祥一带都属郢地。宋玉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对楚王说过，郢中之歌，下里巴人聚而和者数千人。照说这些都是阳歌。巴楚之间自古交往密切，直至今天，湖北神农架与保康一带的薅草锣鼓中还有大量阳歌，长阳薅草锣鼓中叫'阳歌子'，宜城有'汪阳歌'，竹溪请禾苗神唱'阳锣鼓'，五峰薅草锣鼓中更有'阳花柳'的段落，川东的薅草锣鼓中还有不少阳歌……总之，巴、楚之间阳歌处处。"①

"客有歌于郢中者""其为《阳阿薤露》的"扬歌"，流行于江汉平原等地。"郢中风俗同荆州然，清明节乡落唱水调歌"；"扬歌，郢中田歌也，其别为三声子、五声子，一曰唯声，通谓之扬歌，一人唱和者以百数。"(《湖北通志·风俗卷》)今日，每逢插秧季节，楚地农人群聚讴歌，一天击三班鼓。一连好几天，从一地唱到另一地，和者何止数千人。如，钟祥扬歌扯秧草歌②：

太阳哎(哎哎　嘿嘿嘿哎)
一落(哎嗨)(哎哎　哎哎哎哎)
万里阴(哎哎)，
唱个(呀　哎哎　呃)(哎哎)
歌儿(哎)
谢乐(吔　哎　哎哎)君(啊)。

可见，郢中，应指鄂中的广大田野，而不指楚都郢城内。据此，我们再去理解"客有歌于郢中者"，其为《阳阿薤露》，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"，就不感到怎么困难了。

四"穿歌子"是"扬歌"的蛮生姊妹。

"扬歌"可以说是由巴人的"竹枝词"发展而来的；但"扬歌"的三声子、五声子与今日的五句子"穿歌子"则是同胞姊妹，均是"下里"歌的后裔。

"穿歌子"又名"穿号子"、"穿句子"，主要分布于荆巴地区(民歌专家杨匡民教授划分地方音调色彩区时的命名)以东的汉水两岸。三峡薅草锣鼓，集劳动、娱乐、歌唱、鼓乐于一体，以大地为舞台，歌师编歌领唱，或扬歌，或穿号子，或赶五句，或三声号子、四声号子和长声号子，众人齐和。当然，最有特色的要数土家族"穿号子"了。

如何"穿"法？首先看到的那七字句，名叫"叶子"句，再就是五字句，名叫"梗子"句。叶子句如同"竹枝歌"那样破四字和上"梗子"，破三字又和上"梗子"；所不同的是：穿插的衬词已从"竹枝"和"女儿"发展成了"梗子"的穿插句了。也就是说，它由两首相对独立的曲体，即七言五句山歌、五言四句号子组成，以"号子"(梗子)穿插于"山歌"(叶子)之中而成的一首具有多重意思的民歌。如，《同天共日头》③：

五句山歌(叶子)：

峨眉月儿两尖尖，
相交二姐在四川。
又隔黄河三道水，
又隔峨眉九重山；
相交一回难上难。

四句号子(梗子)：

郎在荆州府，
姐在酉阳州，
虽然隔得远，
同天共日头。

将四句号子分别插入五句山歌中，就成为如下形式，富有往复回还的韵律美：

峨眉月儿两尖尖(郎在荆州府)
相交二姐(姐在酉阳州)
在四川(同天共日头)
又隔黄河三道水(郎在荆州府)
又隔峨眉(姐在酉阳州)
九重山(同天共日头)

① 《梁山调腔系论证》，《音乐研究》1983年第一期。
② 《湖北民间歌曲集成·荆州地区分卷》第249页。
③ 1994年2月11日《湖北日报》。

又隔峨眉九重山(郎在荆州府)

相交一回(姐在酉阳州)

难上难(同天共日头)

还有那类似于“扬歌”、“穿号子”的薅草歌——“鄂南落田响”①。“鄂南落田响”是由十七支号子组成的田歌。一人领唱，大伙合唱。如，

歌师领唱：太阳出山(罗伙伙)

一(罗)枝(罗)花(哦　伙伙　伙伙　伙伙伙　伙伙伙花)，

众人和唱：海堂花(罗伙伙伙伙　花　)。

“竹枝歌”、“鸡鸣歌”为“下里”歌、“楚声”之流韵

一、先说“竹枝歌”吧！

其一，“竹枝歌”系由巴人首先唱出来的。

“竹枝歌”又名竹枝、竹歌、竹枝子、竹枝词和竹枝曲。巴人节日聚会，手执竹枝，以脚踏地为节，边歌边舞，故名“竹枝舞”。巴渠县风俗足以证明：“此县是当夷僚之边界。其民俗聚会则击鼓，踏木牙，唱竹枝歌为乐。”(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三七)

竹枝，这一出自巴渝的“下里”歌，早已载入乐府《近代曲》中，但为数不多。为何原因？鲁迅指出：“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，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，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，留传下来的。”② 这最早的“无名氏”是谁？我以为就是“巴人”。唐代诗人顾况在《竹枝词》中写道：“帝子苍梧不复归，洞庭叶下荆云飞。巴人夜唱‘竹枝’后，肠断晓猿声渐稀。”刘商在《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》中也写道：“巴人远从荆江客，回首荆山楚云隔。思归夜唱竹枝歌，庭槐落叶秋风多。”可见“竹枝歌”首先是由楚客巴人唱出来的。刘禹锡谪居夔州奉节县任刺史时，见“建平里中儿联歌‘竹枝’，吹短笛，击鼓以赴节，歌者扬袂睢舞，以曲多为贤。聆其音，中黄钟之羽，卒章激讦如吴声。”③ 他一下子被这动人的田家歌舞艺术迷住了，爱竹枝，学竹枝，写竹枝，从而一举成名，风流千古。文人仿作成风，遍及全国，诸如北京竹枝词、云南竹枝词、台湾竹枝词等等。

历来竹枝词演唱方式有三：一为迎神、祭祀、耕耘、婚嫁时，群众伴随悠扬的笛声或踏着鼓点载歌载舞；二为个人演唱；三为领唱与合唱结合，唱者按照四、三句式分前后两段，中间插衬字“竹枝”，尾上插衬字“女儿”进行。如，

杨柳青青(竹枝)江水平(女儿)，

闻郎江上(竹枝)踏歌声(女儿)。

东边日出(竹枝)西边雨(女儿)，

道出无晴(竹枝)见还有晴(女儿)。④

古代学者频频赞颂“竹枝词”这种独特的民歌体诗：“张旭醉后唱‘竹枝曲’，反复必至九回乃止。”(唐·冯贽《云仙杂记·竹枝曲》)

荆巴区还遗存有“竹枝歌”体的民歌“花灯调”，可歌可舞，实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好歌调。限于篇幅，不再赘述。

其二，“竹枝歌”还是楚地历史歌和风土歌。

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 33 岁服丧回朝，路过三峡时，亲睹了“竹枝歌”群聚演唱的动人情景，并作了考证工作：

竹枝歌，本楚声。幽怨恻怛，若有所举动悲者，岂亦往者之所见，有足怨者欤！夫伤二妃而哀屈原，思怀王而怜项羽，此亦楚人之意，相传而然者。且其山川、风俗、鄙野、勤苦之态，故已见于前人之作与今子由之诗。故特缘故人畴昔之意，为一篇《九章》，补其所未遂者”。⑤

往昔伤二妃，哀屈原，思怀王，怜项羽，与今者状山川、风俗、鄙野、勤苦之态，构成了雄壮的“楚声”篇章，是值得“补其所未遂者”。

---

① 转引自 1987 年 5 月 2 日《湖北日报》。
② 《门外文谈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 65 页。
③ 刘禹锡《竹枝词》，转引自《历代竹枝词赏析》。
④ 同③。
⑤ 《竹枝歌并引》，《苏轼诗集》第 24 页。

"楚人悲屈原，千载意未歇。"① "水滨击鼓何喧阗，相将扣水求屈原。屈原已死今千载，满船哀唱似当年。"② 苏东坡创作的《竹枝歌》就成为"楚人悲屈原"的代表作，亦可说是"补其所未遂者"了。

楚人状山川、风俗，是以"竹枝歌"为主要载体的。"唐人'柳枝词'专咏柳，'竹枝词'则泛言风土，如杨廉夫《西湖竹枝词》之类，前人亦有一二专咏竹者，殊无意致。"(清·王士祯《香祖笔记》卷三)难怪当代文学家朱自清在《中国歌谣》中这样说："《词律》云'竹枝'之音，起于巴蜀。唐人所作皆言蜀中风景。后人因效其体，于各地为之。这时'竹枝'已成了一种叙述风土的诗体了。""正月七日，乡市士女渡江南娥眉碛上作鸡子卜，击小鼓，唱竹枝歌。"(《太平寰宇记·万州风俗》)刘禹锡任夔州奉节县刺史时所作的《竹枝词》亦是："江上朱楼新雨晴，瀼西春水縠文生。桥东桥西好杨柳，人来人去唱歌行。"这一具有往复回环韵律美的"竹枝词"，让人听了倍感亲切，涌现出一种热爱楚地山川、风土的深情。

胡怀琛在《中国民歌研究》中提出："在中国的诗里，有一种特别体裁，叫竹枝词。凡是稍有文学知识的人，无不知道""武陵溪洞夷歌"。这是什么歌？《新唐书》刘禹锡传中解开了这个谜，原来"禹锡贬朗州，州接夜郎诸夷，风俗陋甚，家喜巫鬼……作竹枝词十一篇，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。"这"武陵溪洞夷歌"便是"武陵夷俚"歌，却巴人状田园风光之山歌。在开县，"渔樵耕牧，好唱竹枝歌"(《夔州府志·开县志》)；在宜昌，"夷陵元夕连袂唱竹枝歌、采茶歌"(《湖北通志·宜昌志》)。在巴人的其它居住地，"男女聚而踏歌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，手相握而歌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。"(陆游《老学阉笔记》)故清代诗人饶锡光赞叹曰："荷锄一队转坡陀，冷饭凉浆树下多。开遍山花叫山鸟，鼓锣处处唱山歌。"

其三，祭祀田神是巴人、楚人演唱"竹枝歌"的突出内容。

"巴人之风俗皆重田神，春则刻木虔祈，冬则早用牲解赛，邪巫击鼓以为淫祀，男女皆唱竹枝歌。"(《太平寰宇记·开州风俗》)荆巫与野老赛神风行于巴地楚乡，刘禹锡作过生动的描绘："荆巫默默传神语，野老婆娑启醉颜。日落风生庙门外，几人连踏竹枝还。"(《阴山庙观赛神》)"惟有《九歌》辞数首，里中留与赛蛮神。"(《别夔州官吏》)

二、"竹枝歌"姊妹篇"鸡鸣歌"亦为"下里"歌、"楚声"之滥觞。

自刘禹锡、白居易等唐代诗人把"竹枝歌"从山间林海移进到艺苑教坊之后，才引起了后世文人的注意和模仿。与"竹枝歌"一样，"鸡鸣歌"也有着自民间～宫廷～民间的发展历程。

"鸡鸣歌"，早在三千多年前就产生于民间，《诗经》和《周礼》都有记载。两汉间，"哇声俚曲，若秦楚之讴，巴渝之舞，凉伊之调，莫不杂出，以为中国朝廷之用。"(宋·胡翰《古乐府诗类编·序》)汉武帝时，乃立乐府，民间歌谣被采集进宫，为皇帝朝会、祭祀、娱乐之用。于是有"巴人之下里"歌与楚人之"高雅"歌并存的局面。一方面是群聚讴歌。如，"高祖还乡，过沛，留。置酒沛宫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，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，教之歌。酒酣，高祖击筑，自为歌诗曰：'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'。"③ 又如，"项王军壁垓下，兵少食尽，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。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，项王乃大惊曰：'汉已皆得楚乎？是何楚人之多也！'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：'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无奈何？虞兮虞兮奈若何！'"④ 东汉学者应劭注曰："楚歌者，谓'鸡鸣歌'也。汉已

---

① 《屈原塔》,《苏轼诗集》第22页。
② 同①。
③ 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,中华书局1972年版。
④ 同③。

略得其地，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。"另一方面是宫廷娱乐。如，"皇帝就酒东厢，坐定，奏《永安乐》，美礼已成也。""凡乐，乐其所生，礼不忘本。高祖乐楚声。故《房中乐》楚声也。"①

不论是刘邦《大风歌》、项羽《垓下歌》，还是汉宫诸乐，均为"楚声"，也就是"鸡鸣歌"，全都脱胎于西周以来的"巴人之下里"歌，如同苏东坡所考证的那样："余来黄州，闻黄人二三月皆群聚讴歌，其词固不可分，而其音亦不中律吕，但宛转其声，往反高下，如鸡鸣耳。""余今所闻岂亦《鸡鸣》之遗声乎？土人谓之山歌云。"②

"下里"歌之遗韵——土家族之奇葩

土家族有一个"由巴而夷，由夷而蛮，由蛮而土"的历史衍化过程。居住在龙山里耶、泸溪浦市等地的土著先民，同秦人灭巴后流入五溪、清江的巴人融合，形成了今天的土家族。

土家族，自称"毕兹卡"，意为本地人。与古代"武陵蛮"、"五水蛮"、"廪君蛮"有着渊源的关系，分布在湖南西北部和湖北恩施、长阳等地，与汉、苗等族杂居。由于土家族所处地理环境与巴人一样的鄂湘川交界区，过着农耕占主导地位，兼营渔猎、采集的生活，这便决定了荆巴地区流传与分布的土家族民间音乐舞蹈，带有浓厚的南方民族风格与荆巴区的地方色彩。荆巴区是古巴族音乐文化的聚宝窝，有"楚辞"、编钟、竹枝歌、穿号子、薅草锣鼓、摆手舞、打丧鼓、傩愿歌、五句子山歌等艺术之花③，至今仍盛开于鄂西南等地土家族村寨里而熠熠生辉。可见巴文化与土家文化、巴人下里歌与土家民歌是一条长河的两端，即前者为源，后者为海。

一、巴人的"下里"与土家的田歌源远流长。

"巴人下里"为古代楚人在田间劳作时所唱的歌。巴人在楚为数最多，成为"楚客"。"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"。今天，凡行船、薅草、开荒、插秧、采茶、砍大楂等集体劳动时，土家人都兴打锣鼓唱号子和薅草锣鼓歌。由鼓师主持的锣鼓班子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歌唱集体，田间生产者往往聚集数十数百人，以至数千人。土家人闻歌雀跃，一唱众和，乐而忘归。

二、巴人的图腾祭仍遗存于土家族风俗中。

巴文化是一种渔猎文化、山地文化、崇虎文化。巴人认为"白虎者，仁兽也。"(《虎荟》巴人后裔的土家人，今日仍保留着崇虎习俗。民间故事中称虎为"义虎"，田神。《义虎》、《老巴子求医》、《樵歌》等，讲的均是关于白虎助人的内容。祭田神，唱田歌，成为巴人、土家人传统的风俗。巴人、土家人为何崇虎？他们均认为本民族是创世神盘古(盘弧)——白虎的后代："夷事道，蛮事鬼，初丧鼙鼓哀，其歌必号，其众必跳，此乃盘弧白虎之勇也。""巴氏祭其祖，击鼓为祭，白虎之后也。"(《夔府图经》)野史还从勇猛的民族性格上作了回答："野三关群山雄崎，奇峰嵬嶷，谷幽水激，多生刚烈豪悍之士，酷嗜歌舞跳丧"。这"刚烈豪悍之士"，就是"廪君蛮"的巴人及其后代——白虎的传人土家人。

三、巴人的踏歌与土家人的跳神一脉相承。

土家人保存了巴人楚人重巫信鬼的习俗，始有自己今日的跳神遗风吹遍巴山楚水。巴人"父母初丧，鼙鼓以道哀，其歌必狂，其众必跳"(《巴东县志》)。今日土家族的"跳丧鼓"就是从此一脉相传下来的："家有亲丧，乡邻来吊。至夜不去，伴亡于柩旁，击鼓曰丧鼓，互唱俚歌哀词曰丧鼓歌。"(《长乐县志》)"临丧夜，请客群挤丧次，擂大鼓唱曲，或一唱众和，或问答古今，皆稗官演义语，谓之打丧鼓，跳丧歌。"(《长阳县志》)是的，土家人为死者办丧事时，

---

① 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② 《书鸡鸣歌》，《苏轼文集》第2089页。

③ 杨匡民《荆巴古宝及土家溯源》，《湖北民族学院学报》1990年第二期。

常常大跳“撒尔嗬”舞，通宵达旦，一连几昼夜都是鼓声不止，歌舞不息。跳丧鼓——东方的迪斯科，其词名为怀念死者功德的悼亡诗，实是弘扬民族精神的生命赞歌。它盛行于湖北巴东、长阳、五峰、恩施等靠近清江的巴人发祥地，富有永久的艺术魅力。

四、“巴渝舞”的活化石——土家人的摆手舞，仍闪闪发光。

鄂西巴人后裔土家族有类似汉族宗祠的“摆手堂”。这是土家人祭祀祖先、祈求丰年的地方，也是娱乐身心的场所。每逢狩猎、农事、敬神、红白喜事等重大节日，土家人都要在摆手堂跳踏鼓舞——摆手舞，从者“万人之众”，较之“下里”的“国中属而和者”，不知要超过多少倍。如，“每岁正月初三至十五日，土民齐集，披五花被，锦帕裹头，击鼓鸣铳，舞踏唱歌，舞时男女相携，翩跹进退，谓之摆手，往往通宵达旦，不知疲也。”(《永顺县志》)“正月初间，男女齐集歌舞，祓除不祥，名曰摆手，又谓之调年。”(《夔府图经》)

更有特色的乃是“土民赛故土司神”。在“摆手堂”里“供土司神位，陈牲醴”之后，仪式开始：“群男女并入。酬毕，披五花被，锦帕首，击鼓鸣钲，跳舞唱歌。”(《龙山县志》)唐朝巴人居住地的赛神词，就是今日鄂西北恩施地区的“赛故土司神”词，土家人称它为摆手“社巴歌”。长阳、永顺、龙山地区有两首典型的《竹枝词》摆手《社巴歌》① 值得研究。如，

好田好土(吔吔，嗬嗬吔)，不用肥(吔嗬嗬)，

好男好女(嗬嗬吔)，不用媒(吔吔嗬)。

多个媒人(吔吔，嗬嗬吔)，多张嘴(吔嗬嗬)，

媒人嘴里(嗬嗬吔)，出是非(吔吔嗬)。

又如：

初三初三(哟啊)月不圆(唉)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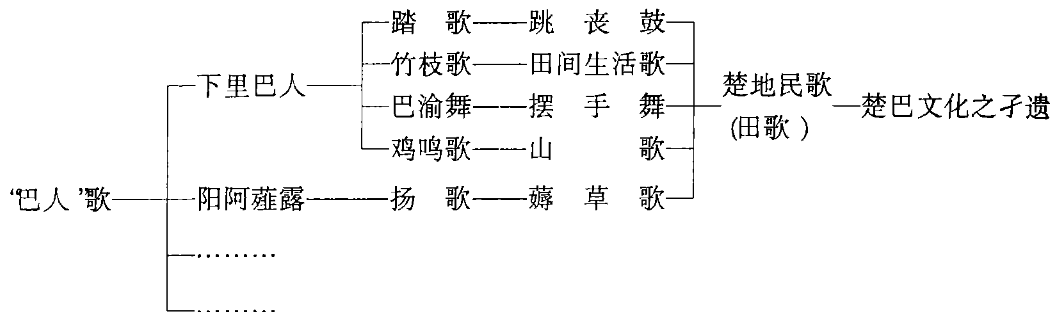
葡萄不熟(哟啊)味不甜(啊)。

火烧芭茅(哟啊)心不死(唉)，

不见情郎(哟啊)心不甘(啊啊)。

明清时，改土归流后，土家人的行为个性、文化修养、生活习惯，表面上与汉人一样，但在风俗信仰上，则与汉人大不相同。如，祭祀、赛神的跳丧鼓、跳摆手舞旧俗仍保留至今。所以清代永顺流官知县陈秉钧作诗说：“五代兵残铜柱冷，百蛮风古峒民兵，至今野庙年年赛，里巷犹传摆手歌。”

综上所析，我们不妨简明列出“巴人”歌及其文化源流图于下，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：



‘巴人’歌文化源流——周文化 —楚文化／巴文化—土家文化

〔作者简介〕 饶学则，湖北黄冈师范高等专科学校。

① 《竹枝词的源流》，《吉首大学学报》1982年第二期。